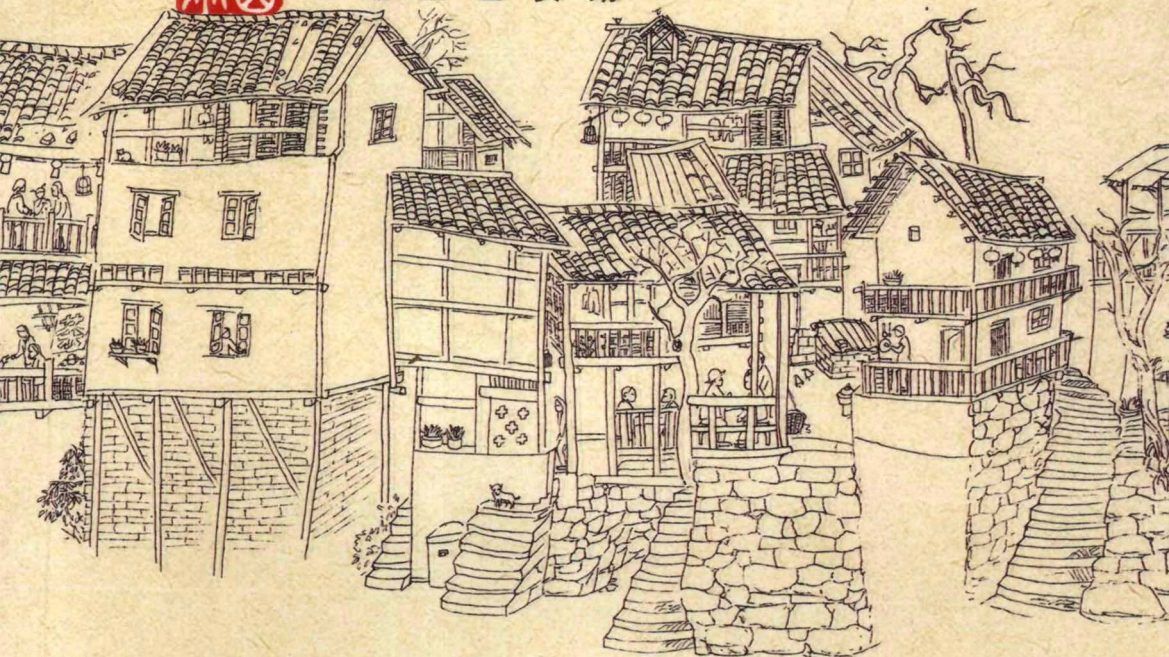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
出版基金资助



王明凯 著

陈谷子
烂芝
麻

CHENGUZI
LANZHIMA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出版基金资助

陈谷子 烂芝麻

王明凯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谷子烂芝麻 / 王明凯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29-04995-9

I. ①陈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7807 号

陈谷子烂芝麻

CHENGUZI LANZHIMA

王明凯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曾海龙 王晓静

责任校对: 郑 葱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吴庆渝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 mm×1 092 mm 1/16 印张: 14 字数: 220 千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995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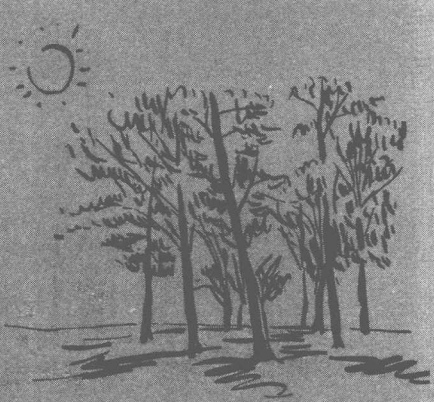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陈谷子不是谷子，烂麦麻不是麦麻，陈谷子烂麦麻都是小村、小镇、小城活生生的人和事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

目 录

第一辑 小村陈谷子 / 1

陈谷子 / 3

乌皮鸡 / 7

缺耳朵猪 / 11

草生的故事 / 18

买来的女人 / 26

画圈 / 34

猪穿穿 / 39

橙子树 / 43

圆滚滚的西瓜 / 49

大嘴巴女人 / 58

第二辑 小镇烂芝麻 / 67

老鸭子 / 69

烂芝麻 / 75

落汤鸡 / 80

手巾 / 86

打药 / 92

红嘴鱼 / 100

水鬼复仇 / 108

高二·三班 / 114

建国那卵人 / 120

幺儿上学 / 129

第三辑 小城陈谷子烂芝麻 / 137

煤老板 / 139

飞线 / 145

打油诗 / 153

一个女人的自白 / 160

85块钱 / 167

黄光明的转干问题 / 1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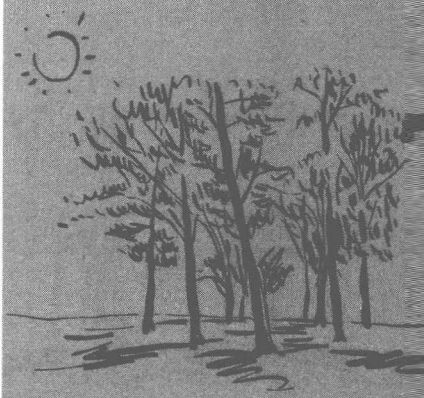
零点二 / 183

大脑壳 / 191

田老十 / 1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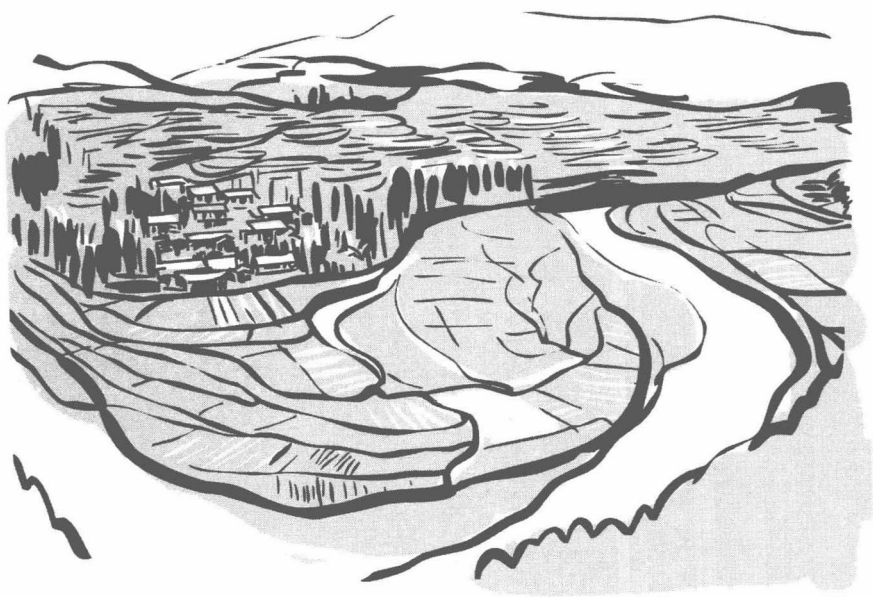
小白 / 203

生活笔记 / 213



第一辑

小村陈谷子



陈谷子

陈谷子不是谷子，是人，是陈三的婆娘。男人姓陈，娘家姓谷，社员名册上她的名字叫陈谷氏。村里开大会要记工分，大队书记亲自点名，喊答应了的人在名字后面画个圈圈儿，一个圈圈儿就是一天工。大队书记把劳动牌纸烟叼在嘴上，点名时话没咬明：“陈谷子”，陈谷氏就答应了一声：“到。”众人哄堂大笑，笑完了就叫她陈谷子，开始还有些忍口，后来叫顺了就成了习惯，人人都叫陈三婆娘陈谷子。

陈谷子娘家是贫农，不知是哪根桩桩搭错了线，竟然嫁给地主的儿子陈三。有人说，陈谷子嫁给陈三，是因为陈三人高马大，劳动力好；有人说，是因为陈三是石匠，有手艺；有人说是陈谷子的妈给她算了八字，必须嫁给一个腊月初八生的男人，选来选去就只有陈三。

陈谷子对陈三啥都满意，就是恨他生性懦弱，胆小怕事。陈三的父亲是地主，“四清”运动的时候被斗死了，当时说陈三的父亲家里藏有变天账，账上记着谁家分了他的田，谁家分了他的地，谁家分了他的房，谁家分了他的牛，要陈三父亲把变天账交出来，斗了一个星期交不出来，斗了两个星期交不出来，斗第三个星期时陈三父亲就腿脚发肿，“咚”的一声倒下去就咽了气。

父亲死了，父亲的职责就该由陈三继承，修桥铺路叫陈三去，给军烈属担煤送柴也叫陈三去，从来不计工分。陈三无可奈何，地主的儿子，当然低人一等，说话做事都是夹着尾巴行事。

男人臊皮，陈谷子却不怕事，她是贫农的女儿，陈三的出身是地主，陈谷子不是地主，她一不偷，二不抢，三不投靠国民党，你能打碗水把她泡了不成？





太阳刚刚落坡,陈三就从村里回来了,像被太阳晒蔫了的丝瓜秧,耷着脑袋不说话,两眼木得发神,陈谷子问他话,也不答应,陈谷子喊他吃饭,也不动步,摊在那把油光油光的木椅上叹气,长一声短一声地叹。

婆娘见陈三丢魂落魄、诚惶诚恐的样子,就气不打一处来:“你个狗日的,有话就说,有屁就放,阴私倒阳的像你妈根蔫茄子。”“你个狗日的,话不说,饭不吃,嘴巴遭红苕塞到起了吗?”“你个狗日的,三脚踢不出个屁来,还有啥球用?”

陈谷子铺天盖地地日诀了一顿,陈三还是没放出半个屁来,还是一个劲地望着如豆的灯光发呆叹气。陈谷子就觉得有些奇怪,怕是陈三白天去村里遇到什么人,怕是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将要发生。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?陈谷子想不出来,也没有心思静静地想,扑哧一声吹熄了灯,各自上床睡觉。

半夜里,陈谷子做了个梦。梦见陈三得了夜游症,深更半夜出去游荡,游了前山游后山,游到后山上去砍村里的树,两丈多高的松树砍了一大片,村长带了民兵从山脚追上来了,砍脑壳的陈三跑不赢,咚的一声跳进岩边的水库里,陈谷子急得使劲喊:“陈三,往对面游,往对面游……”

突然一声鸡叫,陈谷子便惊醒了,知道刚才做的是梦,陈三并没有得夜游症,并没去砍树,并没有被村长撵到水库里,马上就觉得陈三有动静,睁开眼皮,借着从壁缝里泻进的月光,看着陈三轻脚轻手起了床。陈谷子想,陈三真得了夜游症吗,想想很滑稽,怎么可能呢?就听见陈三摸摸索索起了床,摸摸索索穿了踏脚鞋,摸摸索索往屋侧边的茅坑边去,哦,陈三原来是去拉屎。陈谷子也没言语,又闭上眼睛睡觉了。

大约过了一杆烟工夫,男人轻脚轻手回来了,摸摸索索进了门,摸摸索索脱了鞋,摸摸索索往陈谷子被窝里钻。陈谷子其实是醒着的,她佯装不觉,径自酣酣地睡,马上就觉得男人的手伸过来了,马上就知道男人把她往怀里抱,马上就觉得男人有力的手在她胸部又摸又揉。陈谷子似乎这才醒来,舒展了身子,仰仰地躺着,任男人又抱又亲又啃。两三个回合,就感到男人的手从胸部移到了腰部,从腰部移到了臀部,马上就知道自己的内裤被男人扯掉了。

陈谷子仍然不惊不诧,不慌不忙,从从容容地从床角角摸起那根早就



备好的吹火筒，运足气使劲两棒敲了过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男人的连二杆上，连二杆是穷骨头，没得肉，痛得男人钻心，只听“哎哟哟……”连声惨叫，那男人就犹如乌梢蛇缠树一般，在床上乱蜷乱翻，“咚”一声就翻到了床下，长甩甩地摆起了。

陈谷子立马找出电筒，掐亮了往地上男人一照，不觉目瞪口呆，原来挨吹火筒的不是陈三，是大队的支部书记。陈谷子便无比惊慌：“哎呀，我当是陈三那狗日的，原来是书记呀！哎，伤着骨头没有，来来来，我看看。”说话间就去搬书记的脚，痛得书记又是一阵叫唤：“哎哟，哎哟，哎哟……”这时，陈三回来了，见地上摆着的大队书记，立即脸青面黑，没想到陈谷子打得这么狠，要是书记的腿有个三长两短，哪个得了哟。二话没说，把书记扶起来，背起就往合作医疗站送，边走边边安慰背上的书记：“忍到点，忍到点，一会儿就到医院了，一会儿就到医院了……”

第二天早饭时分，陈三从合作医疗站回来，陈谷子既没问大队书记的伤势情况，也没问在合作医疗站怎样医治处理的，一进门就把陈三骂了个狗血淋头。陈三见婆娘这般阵仗，早已三魂吓落二魂，吞吞吐吐、战战兢兢地抖出了事情的原委。

昨天下午，大队书记把陈三叫到村里，命令陈三上山修一年水库，完全是尽义务，不给一个工分，并说，只要修了水库，全年的其他义务工就不用出了。陈三想，书记又要压迫地主子女了，一年不给工分，等于白尽义务，没有工分就没有口粮，来年一家人吃个铲铲？大队书记还说：“如果不去，就罚500块钱。”老天爷，陈三全家一年都挣不到500块钱！陈三一脸苦楚，想求书记发发善心，要么改变决定，要么照定工分，但陈三不敢讲，只是抬眼可怜巴巴地望着书记，欲言又止。大队书记从陈三脸上读出了陈三的心声，把住火候笑了两声，附在陈三耳朵边说：“只要想法让你婆娘跟我睡一晚上，修水库的事我另外派人，钱也不罚了。”陈三万般无奈，想到太阳偏西，最后还是狠下心答应了，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陈三按照大队书记的意思，第一声鸡叫时起了床，移花接木、偷梁换柱，让大队书记假装陈三上了陈谷子的床……

陈三还没有坦白完，陈谷子早已气冲霄汉，照着低三下四的陈三一耳光摔了过去，陈三那本来就煞白的脸上马上就起了几道血印。几个翘起，

终于没有稳住，“咚”的一屁股坐进了屋角角的泔水缸里，慢慢挣起来，裤裆透湿，木木然像傻子一般，裤裆上的水，顺着腿部流到脚上，顺着脚上流到地上，湿了多大一片，一股泔水味就在屋里弥漫开来。

看着可怜兮兮的陈三，陈谷子忍了手，自己从来也没有打过男人，今天实实在在是忍无可忍。村上都是男人打女人，可陈三从来没打过自己，别说打，连重话也少说过，自己却实脚实手地打了他，打得他哑口无言。陈三应该还手，可他怎么不还手呢，不但不还手，嘴上连屁都不放，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想想气又来了，便铺天盖地指着陈三骂：“你个狗日的倒毛畜生，连自己的婆娘都不要了，亏你狗日的做得出来。幸喜得老娘早有防备，让他龟儿子书记吃了个哑巴亏，要不是老娘警觉性高，还不是遭起了？”

骂完，便嚅嚅地啜泣，眼泪未干，又是打扫屋子，又是找来干净衣服给陈三换上。陈三那个悔呀，肠子把把都悔青了，拳头捏得出水，在自己脑壳上一个劲地捶……

陈谷子嘴上没说，心里还是后怕，不晓得大队书记今后还会找他们多大岔子，不晓得这个地主子女家庭今后还会出多大的事，不晓得今后是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们。

可是奇怪，日子一天天地过，农活一天天地干，陈谷子家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村上没有任何人命令陈三上山去尽义务修水库，也没有任何人罚他们的款，大队书记再也没有打过陈谷子的什么主意。陈谷子还和从前一样，大大咧咧做事，大咧咧地骂男人，对陈三恨铁不成钢。



乌皮鸡

必强四十岁了，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。

心火无处泄，就想女人，躺在床上，有事无事地想，睁眼闭眼地想。门被吹开了，必强就想成福生的婆娘进了屋，就想把她按在床上睡觉。

门被花儿拱开了，吱呀地叫了一声，花儿就从门缝挤进来，在屋中央转了两圈，两只眼睛就滴溜溜地望着必强的床，望着床上的必强。必强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花儿又闭上了。花儿知趣，摇了摇那条好看的尾巴，又从门缝里挤出去了。

花儿走了，必强又想福生的婆娘。狗日的福生命好，长不像冬瓜，短不像葫芦，讨这么好个婆娘，要脸包有脸包，要身条有身条，两个奶子大得很，甩起来在衣服外面都看得见形状。必强睁开眼睛，看着头上的蚊帐，肯定是瓦背上漏水，在蚊帐上留下了渍印，像一幅干了的水墨，像一个躺着的女人。对了，就像福生的婆娘，你看那脸包，胖乎乎的，下面是颈子，比福生婆娘的颈子稍微细了点，再下面是两个奶子，若隐若现的，像乡场上馆子里头卖的包子，圆滚滚的，泡酥酥的，捏一爪，只怕油都要溅出来。

这时，出工的哨声响了，一声长一声短地响了。昨天队长就说了，今天上午铲包谷草。铲包谷草是轻松活儿，就是必强这样的壮劳力，一天也只能挣八个工分，犁田耙田，栽秧打谷最划算，一天能挣十二个工分。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必强在铲包谷草和上街赶场两者之间权衡着，花儿又从缝边晃过来了，却没进屋，往侧边猪圈边走了。必强马上就觉得不对，花儿的影子咋有这么高呢？于是坐起来，眼光从门缝里瞟出去，原来晃过去的不是花儿，是福生那狗日的婆娘。

福生婆娘晃过去，钻进必强的猪圈解手去了。必强那猪圈一直空着，





没有喂猪，院子上的人过路总爱进去行方便。必强的眼光追着福生婆娘走，看着福生婆娘屁股甩得好诱人，心想要是能和这婆娘睡一回，一辈子也没白活。

福生婆娘进了猪圈，必强才把眼收回来。想也是空想，婆娘是别人的。必强打消了去街上赶场的念头，恹恹地爬起来，恹恹地挠起锄头出了门。工分不能不挣，不挣工分吃啥，一年下来分啥，虽说一天只有八分，但做八分是八分，一年积累起来就多了。万一到年底有人上门说媒，说个像福生婆娘那样的女人，得花钱哩。

包谷地离家并不远，但小路是个“Z”字形，先走一段石板，再过几步跳墩，又上两根田坎，就是坡上的包谷地。

必强边往包谷地走，边拿眼睛瞟自家的猪圈，福生婆娘进去很久了，哪个还没出来呢？这狗日婆娘屎还屙得长哩。想着走着，必强挠了地头，其他的社员还没来，他们没有必强腿脚快，必强干脆站下来，定定地看着对门的猪圈门，总不见福生婆娘的影子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这时，花儿从包谷地里蹦过来，嗅了嗅必强的裤脚，向着他叫了两声，像在提醒什么。必强马上就想起，糟糕，鸡圈门没打开，一窝鸡还在圈头关着。必强想，社员们都没有来齐，回去把鸡放了再转坡上来，恐怕也不晚。便急匆匆往回走。必强的鸡圈里喂着几只乌皮鸡，乌皮鸡是好东西，营养丰富，补人得很，抓服药来炖了，吃了治病，听说肺病、痨病、开了刀伤口不愈合的病都能治。路过猪圈边，必强觉得可以进猪圈去解个小手，早上吃了三大碗稀饭，尿泡涨得生痛，马上想起福生婆娘还没出来，便不敢往猪圈里走，几步跨进自己家中，叮叮咚咚往尿缸里冲。

冲完尿，必强就去开鸡圈。却看见鸡圈门开着，那只乌皮花鸡公正在地上扑腾，脚和翅膀都被谷草捆着。必强马上就断定家里进了贼，说不定这贼还没出屋，说不定就在屋里哪个角角蹲着，说不定就两木棒向自己劈头盖脸打来。必强想吼，狗日的贼娃子你出来，却没吼出声，两只耳朵下意识竖了起来，双眼就盯准了屋角那根扁担，只要扁担在手，不怕贼娃子乱来。

终归没有动静，必强才没有去抓屋角那根扁担。松了口气，向里屋扫了一眼，里屋就那么大，一眼就扫了个透底儿，狗日的贼娃子已经跑了，幸



喜的是,没有捉走老子那只乌皮大鸡公。

必强没有去解捆鸡的谷草,而是舒了口气,一屁股坐到床上歇着,他想理一下头绪再去给鸡松绑,突然就觉得屁股边的铺盖在动,噫,被子里有人!说时迟,那时快,必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一弹身跳起来,蹦到屋角角一把抓起那根扁担,“狗日的贼娃子”,一声怒吼,就要蒙头向床上砍去,扁担刚刚举过头顶,却听被窝里出了声:“必强大哥……”

必强心里一惊,这不是福生的婆娘吧?我还当她在猪圈里蹲着,原来她早就打了主意,从猪圈圈板上翻进我家的屋门,藏到屋里做贼来了。狗日的,恁个乖个婆娘,居然做贼!必强一把掀开了被子,一看果然就是福生婆娘。必强两眼圆睁,肺都快气炸了,老子必强虽是单身汉,可从来没做过恶事,你凭什么偷到老子头上?必强一把拽过来,只听扑的一声,福生婆娘的汗衫被必强撕破了,两个泡松松的奶包白得耀眼,两颗樱桃在奶包上筛糠。

必强突然像触了电一般,手也住了,眼也傻了,嘴里凶出的话也变了腔调,“没想到,是你狗日的偷鸡……”开始像黄牛吼,后头像蚊子叫,再后头说的什么,自己也听不清了,只是那两只眼睛,直勾勾地盯着福生婆娘白生生的两座肉山。福生婆娘身子不抖了,手也不抖了,可怜巴巴地解了裤带,把被子往侧边一掀,四仰八叉地摆在床上,声音嗡嗡响,像在喉咙里打转:“必强大哥,来嘛,我用身子,换那只乌皮鸡……”

必强脑子轰轰地响,一股热血直往上冲,下面那家什也来了劲,日思夜想的福生婆娘摆在自己面前,哪里去找这等好事?哼,不尝白不尝,不干白不干,四十岁的老光棍还没有开过荤哩。必强也没多想,强烈的欲望驱使着那滚烫滚烫的身子,迟迟疑疑地向那堆肉乎乎的身子压了上去,正要扯开那包着圆屁股的裤子,又听得福生婆娘一声哀求:“必强大哥,快点嘛,福生那病等不得了,看这乌皮鸡能不能救他一命。”

必强的头嗡地一声,像挨了一闷棒,周身的热血一下子冷到了零度,手脚都木然了。突然,一把将福生婆娘扯起来,声色俱厉,愤怒至极:“你狗日的,哪个不早说!”咬牙切齿地盯了福生婆娘两眼,立马从床上挣起来,走到鸡圈边,把剩余的两只乌皮鸡也一一逮住,又用谷草捆了翅膀和脚,连同福生婆娘逮的那只鸡一起装进了一个背篋里,递在了福生婆娘的面

前。

福生婆娘迟疑着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“这你妈个锤子，快背起走，给福生兄弟炖药炖汤！”也不管福生婆娘泪眼涟涟，连人带鸡，把福生婆娘推出了门外，“咚”的一声关了门。确信福生婆娘走远了，又才轻轻把门打开，上坡铲包谷草去了，边走边在心里骂：“这狗日的婆娘。”

不久，福生那病果真就不行了。福生婆娘来敲必强的门：“必强大哥，福生没见到你，落不了气。”必强二话没说，就跟着福生婆娘走，边走边想，福生那病是多年积下的，要是治得早，恐怕也能活些年辰。想着想着就拢了福生的屋，福生婆娘扶起福生，声音低低地说道：“必强来了。”福生立马便睁开了眼睛，伸出手来把必强的手抓得好紧，脸上挤出了两行苦泪：“必强大哥，你，你……你是好人。”说完后，先把婆娘定定地看，再把必强定定地看，吃力地挤出一句话来：“小弟我……命浅……婆娘娃儿……就交给……你了……”说完，脑壳一歪，就闭了眼。必强一个劲地捶福生的背，边捶边喊：“福生，福生，福生……”可必强不管怎样喊，福生也没再吭一声。





缺耳朵猪

表叔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,那时我还很小,他到我们家里来耍,我娘坐在堂屋里砍猪草,他就坐在猪草堆边跟我娘说话。我背着书包进屋的时候,我娘对我说:“这是表叔。”

我就喊:“表叔。”

表叔坐了一阵就走了,眼神怪怪的,他把叶子烟杆往裤腰带上一插,穿双烂胶鞋啪哒啪哒就出了门。他出门的时候,是擦着我的身子过去的,烂胶鞋上的稀泥巴敷得我一屁股都是,我心里冒火就怼了一句很难听的话。

我娘就说:“没得老少,他是你表叔。”

娘告诉我,表叔是喂猪的,他有湍瓢运,喂的猪长得快,长得肥,屁股上都搁得下案板,别人要一年才喂得肥一头大肥猪,他八九个月就出槽了,拉到食品站一称,还比别人的猪重。

我就不服气:“这有什么了不起?我娘也会喂猪。”

我娘就说:“喂猪人人都会,但像你表叔那样有本事的人少,别人家一年喂一槽猪,表叔家一年要喂两三槽,粮食喂得少,膘又长得快,食品站的人说,表叔喂的猪肉都要嫩涮些。”

我仍然不服气:“表叔会喂又哪个,喂猪发得了横财吗?”

娘就神气起来:“这回你表叔真还发了横财。”接着就把表叔发横财的事讲给我听,还一再诈唬我,听了就听了,不要到处乱讲。

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农民喂了猪是不能私自宰杀的,必须抬到食品站交给国家。国家把猪收了,由食品站统一宰杀,然后按照计划供应给机关、学校和城市居民。农民要吃肉可以,你必须交一头猪给国家,自